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初，待詔公車，尋待詔金馬門，爲常侍郎，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被劾免爲庶人，待詔宦署，署復爲中郎，有集二卷。

七諫

平生于國兮，長于原墾。言語訥訶兮，又無彊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墾。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羣眾成朋兮，上浸冒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嵬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兮鞠，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鷗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

歲漿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
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
兮。吾獨死而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
忘。齊桓失于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于姬姬兮。申生孝而
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呂失位兮。周得佐
乎呂望。脩往古。呂行恩兮。封比干之上墮。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
淫而合同。明法令而脩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若眾人之妬予兮。箕
子寤而佯狂。不顧地。呂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蕙芷。呂爲佩兮。
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
兮。伯夷餓于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
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謾毀而在旁。秋草榮其

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眾竝詣
呂后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
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
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
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
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曉。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
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
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榘而不用兮。背
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于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
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
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眾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
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砾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嶮峨而峻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
多。梟鶠既已成羣兮。玄鶴彌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于牀第兮。馬
蘭蹊踔而日加。棄捐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
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
誰使正其眞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
久。服清白㠭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
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潛潛
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眾人之所
識。驥蹠踏于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
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
孔子過之㠭自侍。吾獨乘刺而無當兮。心悼愾而耄思。恩比干之
憤憤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㠭爲石。遇厲武
之不察兮。羌兩足已畢斬。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聖

之法度兮。喜嘒嘒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
偷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
無所歸。薄專精爽目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
招軻而畱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閭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
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于江流
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
心。子推自割而餌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
而成林。江離棄于窮巷兮。蒺藜蔓平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
進而相朋。枭鴞竝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
道壅絕而不通。

怨思

居愁慙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頽憐。余身不足。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間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吾相竚兮。吾固知平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渝好。莫能行于杳冥兮。孰能施于無報。苦眾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召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眾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戲歎而霑衿。厭白玉。召爲面兮。懷琬琰。召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眾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召送子兮。載雌霓而爲旌。駕

青龍曰馳騶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恍忽其焉如。
苦眾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
榮。觀天火之炎煥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呂自道兮。含沆瀣。呂
長生。居不樂。呂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
而爲室。雜橘柚而爲圃兮。列新夷與椒楨。鵠鶴孤而夜號兮。哀居
者之誠貞。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
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
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
而旣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爲徙兮。與神
龍平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而蒙深兮。日
眇眇而旣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呴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

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之正匠兮。遙涉江而遠去。念女嬃之嬪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分。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返。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太山之爲隍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玉與石其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駕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自遠兮。壽冉冉而愈衰。心慘憚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御駢驥而不乘兮。策駕駒而取路。當世豈無駢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駛。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桀嫚之不同。不論世

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繩。公直士隱而避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踐路雜于廢蒸兮。機蓬矢吕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呂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侶。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呂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呂寄託。眾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開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悵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

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爲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沈抑而不揚。眾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召遠兮。畜鳧鴛鵠。雞鶩滿堂。壇兮鼈鼉。游乎華池。要囊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塞玄芝兮。列樹芊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賦歛登于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楚辭

嗟伯夷

窮隱處兮。宿穴自藏。其隨接而得志兮。不若從孤竹于首陽。

北堂書鈔

一百五

上書自薦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

之數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贲。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召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召聞。

漢書東方朔傳

諫除上林苑

漢書東方朔傳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召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召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召爲苑。何必整厔鄆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召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召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掘魚貧者得召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召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坦而固之騎馳東西車駕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召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之大不恤農時非所召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士愚臣忘生觸死逆聖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召觀天變不可不省

漢書東方朔傳

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

猶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亡文。集上書囊。日爲殿帷。日道德爲麗。日仁義爲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呂城中爲小闢。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徇駒馬被纊罽。宮人簪瑤珥。垂珠璣。設戲車。斂馳逐。飾文朱。燁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漢書東方朔傳

對詔

凌山越海窮天乃止。

文選賦注

臨終諫天子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史記褚先
生補傳

與公孫弘借車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目禮同類之游。不目遠近爲敘。是目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目百騎尊寵之。目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百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目日數哉。

初學記十八
御覽四百十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畏貧也。

文林
校

十九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能稱往古，昌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已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猶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昌輔治寡人，誠竊屏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昌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王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昌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佛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說于目，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昌上可昌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闢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諫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億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

其邪者。將呂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曰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幸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呂輔瀨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呂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奸。呂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呂持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偷愉煦煦、終無益于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人主之邪、下曰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目詠先王之風、亦可呂樂而忘死矣。是呂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憮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自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謙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自安主體。下自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召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召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思遠慮。引義召正其身。推恩召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召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召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愧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

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斃。呂與貧民無產業者，間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曰：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昌寧。此之謂也。漢書東方朔傳文選藝文類聚二十

四

隱眞論

處天地之先，不㠭爲長，在萬古之下，不㠭爲久。隨時應變，與物俱

化。釋藏陪字號唐

釋法琳辨正論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于竹帛、譽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呂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自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呂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自爲帶、安于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

竭精談說竝進輜輶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已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延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召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鷗鵠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輒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輒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召蔽明莊纘充耳所召塞聰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放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目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

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
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丘莞闢天日
蠡測海呂后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緣是觀
之譬猶聳聳之夔狹孤豚之咷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呂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自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
于大道也

漢書本傳
藝文類聚二十五
文選

答驃騎難

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雁陸斷馬牛將呂補履曾不如
一錢之錐駢驥綠耳蜚鴻驛驥天下良馬也將呂捕鼠于漢宮之
中曾不如跛猫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曷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于文網之内。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徇往威儀也。曾隨師主之履行。北至朱陵杖桑之國。濱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于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极鉤陳而井華蓋。南翔太丹而柄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目酬廣訪矣。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鄧蕡。滃曠曠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閟懃而愁憤。隴畝枯槁而亢布。壞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爲。釋其擾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

寶寶銘

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王年拾遺記。

誠子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

漢書東方朔傳贊作上容應劭曰容身遠害也御覽作忠

優哉游哉與道

相從首陽爲拙柳惠

漢書作柱下御覽作桺下爲工飽食安步目仕代農

漢書作易作易

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

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

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

東方朔占

案隋志五行家有東方朔歲占卷東方朔書一卷又有東方朔占二

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凡六種開元占經引見統稱東方朔古今從之

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日雨卯日東風

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卽日雨未
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
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甲子日雨丙寅止乙丑日雨丁卯止丙
寅日雨卽日止丁卯雨夕止戊辰雨夜半止己巳雨立止庚午日
雨辛未止辛未日雨戊寅止壬申日雨卽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止
甲戌日雨卽時止案此下有脫文己卯日雨立止庚辰日雨卽止辛巳日
雨癸未止壬午日雨卽日止癸未日雨甲申止甲申日雨卽止乙
酉日雨丙戌止丙戌日雨卽止丁亥日雨卽時止戊子日雨庚寅
止己丑日雨庚寅止庚寅日雨卽時止辛卯日雨卽止壬辰日雨
辛丑止癸巳日雨夕止甲午日雨卽時止乙未日雨丁酉止丙申
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止戊戌日雨辛丑止己亥日雨卽止庚
子日雨壬辰止辛丑日雨壬寅止壬寅日雨卽止癸卯日雨卽時
止甲辰日雨卽止乙巳日雨丙午止丙午日雨卽止丁未日雨卽

時止戊申日雨庚戌止。己酉日雨辛亥止。庚戌日雨卽止。辛亥日雨癸丑止。壬子日雨癸丑止。癸丑日雨卽時止。甲寅日雨卽止。乙卯日雨丙辰止。丙辰日雨丁巳止。丁巳日雨卽時止。戊午日雨卽止己未日雨卽止。庚申日雨卽止。辛酉日雨卽時止。壬戌日雨卽時止。癸亥日雨卽時止。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至卯日止。寅日雨卽止。不止卯日止。卯日雨卽止。不^止巳日止。辰日雨巳日止。巳日雨未日止。不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不^止至十日陰。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見月不見日久陰。酉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戌日雨立止。不止久陰。亥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此其大概也。

闢元占經

九十二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已，上一周而復始，爲逆者不成。積日不解者，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闢元占經

一百一

正月朔日雨歲中下田麥成禾黍小貴三月得己朔大麥熟庚
朔禾熟兵賊起辛朔下田不收壬朔赤地千里米穀貴癸朔熟
三月有三卯大豆好無三卯旱種禾四月丙朔夏苗長四月無
三卯旱種麻常乙正月一日夜半子時候東方有黃色雲者春
大赦南方有黃色雲者夏有赦西方有黃色雲者秋有赦北方有
黃色雲者冬有赦雜者皇太子有赦有黑雲雜者必有皇后若女
子之赦閼元占經

一百十一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一

全漢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唐蒙

蒙建元中爲番陽令元光中召郎中通夜郎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召長
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
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召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
道爲置吏易甚史記西南夷傳又見漢書西南夷傳

張騫

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使西域再爲匈奴所獲歷十三歲
亡歸拜太中大夫元朔末從衛青出塞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中
遷衛尉出塞後期論斬臖爲庶人後拜中郎將復使西域還拜

大行

具言西域地形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扢采干、寘干、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瓦，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口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史記大宛傳
大宛傳舊使西域還具爲天子言之

言通大夏宜從蜀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

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日戰。其國臨大水焉。曰鴻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史記大宛傳又見漢書張騫傳

請招烏孫居渾邪故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餽。疾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召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召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召爲神而遠之。今

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卽此時厚賄烏孫招卽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

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漢書張騫傳

論指烏孫

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

史記大宛傳

許衰

初學記夏作令良爵里未詳

明堂議

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卽法天地比類陰陽卽成宮室本之太古
卽昭令德某屋采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興黃帝堯舜之世是
卽三代脩之也

三輔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孝武議立

司馬談

談河內人建元中爲太史令元封初卒

祠后土議

天地牲角璽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上宜于澤中圓丘爲五壇壝
一黃犢大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史記封禪書有司與太
史事在元狩二年漢書郊祀志上太史公祠官寬舒議
作太史令談師古曰談卽司馬談也

議立太畤壇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
秋及臘閏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史記封禪書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日
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
大謬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曰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曰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曰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敘令。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曰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曰六蓺爲法，六蓺經傳曰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不焚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櫬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十。舉音不盡其哀。敍喪禮必呂。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呂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微繞。使人不得反其意。鄴決平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旨虛無爲本。旨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繇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繇哉。漢書司馬遷傳

司馬遷

遷字子長，談子元封中爲太史令。天漢中坐罪宮刑，後爲中書令。有史記一百三十卷，集一卷。

悲士不遇賦

悲夫！士生之不辰，魄顧影而獨存。恆克己而復禮，懼志行之無聞。

諒才辟而世戾，將逮死而長歎。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逐屈而不伸。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文選張衡歸田賦注作天道悠昧賦注陸機塘上行謂許嵩詩注又司馬彪贈山濤謂許嵩詩注人理促兮，則跨涉下何叶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昭昭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忤，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二句從文選江淹補王上書注補謂建平王上書注補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報任少卿書

聚三十
藝文類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已順于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慙懃，懇懃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呂

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㠭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衷，終不可曰爲榮。適足已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無須臾之間，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斧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曰託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憎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訴莫大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已巾才之人。

事有闢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
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侍罪輩轂下
二十餘年矣所曰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
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
官厚祿曰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
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廊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曰此時
引綱維盡思慮今日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閭閻之中乃欲仰首伸
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
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
譽主上幸召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曰爲戴盆
何目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務一心營職曰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

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恩勸之餘，懼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已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已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徒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憚，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

款之恩。自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于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昌，暴于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目此指推言陵之功，欲目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自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併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廡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

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謔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錐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寢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錐幽于圍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呂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譖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

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適墮之外，已稍陵遲，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曰：隱忍苟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

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呂
下放失舊聞略攷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
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
三十篇亦欲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
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溫色僕誠呂著此書藏諸名
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呂
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呂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
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呂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
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閭
偶之臣虛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呂述
其狂惑今少卿乃敎呂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

自雕琢曼辭。口自飾。無益于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漢書太傅文選
案本傳有刪節

與擊伯陵書

遷間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尙其志。口善厥身。冰清玉潔。不口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繇也。願先生少致意焉。高士傳

素王妙論

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嘗。南游越。范蠡師事之。御覽四百四

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呂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已後。無其人。曠絕三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曰霸。允合諸侯。一

匡天下。范蠡爲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強，卒呂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御覽四百七十二
圖學紀聞二十一

摯峻

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隱于廡山。

報司馬子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呂虛受，名不可呂苟得。漢興，呂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辱，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呂送餘齒耳。高士傳

有能者見鋒穎之秋豪。

文選潘岳爲賈長淵作贈陸機詩注案吳都賦注作有能見鋒穎之狀

徐樂

樂燕郡無終人，元光中爲郎中。

上武帝書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召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曰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遊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于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曰：爲陛下天然之聖，覽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于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肯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

其敝足已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奚征而不服乎哉。

史記主父偃傳
漢書徐樂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六終

全漢文卷二十六

徐

十一

全漢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嚴安

安臨淄人爲丞相史終騎馬令

上書言世務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已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臣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臣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臣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軋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于耳目故養失而奉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僞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㠭範民之道也是臣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

眾臣願爲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已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玉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館，其兵鑄已爲鍾虧，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己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正者退法嚴令苛。譏謾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自北攻彌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自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呂成越。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族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曰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曰安邊也。禍掣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曰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曰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自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漢書嚴安傳又史記主父偃傳少篇首二百七十字

終軍

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拜謁者給事中，擢爲諫大夫，使南越，爲呂嘉所攻殺。

白麟奇木判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震
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
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
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
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嫉賢縣賞待功能者進已保祿罷者退而
努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
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
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
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
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召燒羣公咸曰休哉
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召饋此天之所召示饗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㠭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㠭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鶴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闡之微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㠭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夫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德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漢書終軍傳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瑞時又得奇木其枝荀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云云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

奉詔誥徐偃矯制狀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顥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㠭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㠭爲利害而㠭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

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㠭并給二郡邪將欲宜有

餘而吏不能也。何呂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假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呂采名也。漢書終軍傳

自請使匈奴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于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已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漢書終軍傳

自請使南越

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漢書終軍傳

吾丘壽王

壽王字子龍，趙人。武帝時待詔，遷侍中中郎，坐法免。復召爲郎，拜東郡都尉，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後坐事誅。有集二卷。

議禁民不得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呂相害，呂禁暴討邪也。安居則呂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呂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徹，巧詐益生，是呂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呂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呂相賊害之具，不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守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目寢鉏鍤，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呂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

曰。男子生桑弧蓬矢。自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自明敎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自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自爲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漢書吾丘壽王傳。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

驃騎論功論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于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自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自抗愾。用干戈于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

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曰力而不曰德，曰詐而不曰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曰威力爲至道，曰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克。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藝文類聚五十九

游童牧賢詠德謳吟

文選潘岳
藉田賦注

失題

心如飢虎志若秋鷹

北堂書
抄十四

主父偃

偃齊國臨菑人。元光中爲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元朔中爲

齊相、自功齊王令自殺、微下吏族誅。

上書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自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自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自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

地千里。呂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守北
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
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陲。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
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
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聽。遂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
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
足已結怨深讐。不足呂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
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呂爲

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草郁得呂成其私也。夫秦

政之所呂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史記主父偃傳
博上書闕下

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

說武帝令諸侯得分封子弟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趙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自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呂德施實。分其國。不削

而稍弱矣。

史記主父偃傳
漢書主父偃傳

說武帝徙豪桀茂陵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史記主父偃傳
漢書主父偃傳

路博德

博德，西河平州人，爲右北平太守，封郿離侯。入爲衛尉，拜伏波將軍，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

奏請李陵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畱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凌稽，可必禽也。

漢書李陵傳
天漢二年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蓋爲陵後距奏言云云書奏上怒

霍去病

去病，河東平陽人，武帝衛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呂后姚校

尉再從衛青出塞。元朔末，封冠軍侯。元狩中，爲驃騎將軍，拜大司馬。六年卒，謚曰景桓侯。

請立皇子爲諸侯王疏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寧邊塞之思，慮暴骨中野無已報，乃敢惟他議。臣于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已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位號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已聞皇帝陛下。史記元狩六年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前日下御史

霍光

光字子孟。去病弟，少爲郎。元鼎初遷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後元末，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封博陸侯輔政。訖昭帝世，迎昌邑王

入嗣尋行廢立事地節二年卒謚曰宣成侯

病篤上宣帝書謝恩

願分國邑三千戶呂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

漢書霍光傳

責過魏相

幼主新立呂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呂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

漢書魏相傳遷河南太守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于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迺自免去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責過相云云下廷尉獄

莊莊

莊莊漢書作嚴正壽春人

上書發淮南王陰事

毒藥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

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其知淮南陰事史記淮南王傳王有孽子又有氣使所善春莊莊上書天子又見漢書淮南王傳

謬忌

忌濟陰毫人

奏祠太一方

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召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用日

漢書作

太牢

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

史記封禪書漢

莊熊羆

熊羆爵里未詳

漢書作嚴熊無薦字

上言穿商洛渠

臨晉民願穿洛召溉重泉召東萬餘頃攻爾地

漢書作誠得水

故惡地誠得水

漢書

得水誠即

可令畝十石

史記河渠書

漢書溝洫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甚周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七終